

1934

年

11

月

1 DEC 1934

國際問題研究會

通訊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

太平洋安全問題

節譯美國「外交季報」

海軍問題與太平洋問題

節譯英國「圓桌雜誌」

海軍會議與對華問題之關係

節譯日本「外交時報」

太平洋問題與英國的政策

節譯法國「世界週刊」

日意關係的緊張

節譯法文「莫斯科新聞」

創造精神在中國

節譯美國「亞西亞」月報

歐洲二十年來之教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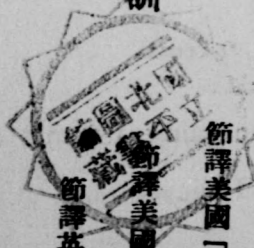
節譯美國「現代歷史」

和平的曙光

節譯英國「經濟界」

本會會務

附本會對於召集太平洋會議之意見(中英文)



本會出版中英文書籍

「近代中國邊疆宰割史」

美國別生著 本會譯印

定價二角

“Plain Speaking on Japan.”

By Kwei Chung-shu

Price: \$3.00

“Is Manchuria Vital to Japan's Existence?”

By Hsiao Shung-ching

Price: 50 cents

“A Symposium Concerning Japan's Far
Eastern Policy,”

Compiled by Y. S. Tsao and J. S. Tow

Price: 50 cents

太平洋安全問題

美外交研究會主任馬羅瑞作
節譯美國十月份「外交季報」

沿太平洋各國相互間的政策和行動，一向並沒有拿安全的呼籲作根據。可是在事實上，東方各國政策的形成，也是以安全作爲一種迫切的因素。中國想免除外國侵略的威脅；日本要獲得某種勢力，以便於實施她在亞陸的擴張政策，她確認這是維持國內安全的前提；英國想能夠保護她的遠東屬地；美國也要求一切國家處於平等地位，維持貿易的安全。於此我們可以注意的，就是上述有三國所企求的安全，是維持現狀；而日本的安全目的，却在變更現狀。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協助安定遠東情勢，並且予每個參予國家以某種安全的條約將要失效了——這條約就是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會議談判的海約，它的效力在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會議當中，

曾經加以擴大與充實。按照倫敦海約的規定，列強應該在一九三五年召集會議，考慮另訂新約。海軍條約，和那成爲政治根據的四國條約和九國公約一起算起來，就組成歐戰以還太平洋安全機構的礎石。

華盛頓會議的各條約，雖受每一國的海軍派許多批評，但是終於被關係各國所批准了。在一九三零年海軍會議裏，日本方面對於海約的續訂，曾經發生猛烈的反對。但是在當時，各國似乎全覺得滿足，因爲他們犧牲的結果，安全是增加了，這可以算作補償。在華盛頓條約締成以後十二年的今日，我們很明瞭當時希望的根據是錯誤了，尤其在考慮修改海約的建議的時候，不得不叫我們想到一九二二年以來所發生的重大變動。以前的局勢，被兩大重要事件所

更改：一件事就是美國國會允許菲島獨立，這件事增加了遠東其他各國的安全；一件事就是日本在滿的行動，以及她最近所宣布的不許他國一染指中國的政策，這件事減少了其他國家的安全。

中國在担保他的領土完整的九國公約簽定以後，倘使她果真能感覺到一點安全的話，這種的感覺是已經被日本後來的行動所推翻了。中國的領土完整，不但被人侵犯，而且有天產富庶的四省區，和三千萬人民被人攘奪；在那裏却產生了一個日本造成的政府。這種舉動在他方面也引起了恐懼。我們把日本違背條約的事，擱在一邊不說，單看她懷着侵略的意響，準備在本國境外，使用海陸軍的事實，已經足夠叫他國感覺不安了。而且日本這種行動，對於他國想在亞陸獲有平等貿易機會的意願，也給予威脅。在日本同意簽訂

維持中國領土完整的九國公約第三條裏面，就規定門戶的開放。日本違犯這條約中的一條，能不能叫人推想到她要把全約推翻？

我們可以注意的，就是日本自己辯護她的行動的理由，根據在她自身的不安全。他們說她在滿洲的利益受了華方的威脅，中國否認她的條約權利。她又說恐怕蘇俄勢力由北而南，叫她失去生死所關的亞陸各種資源。照她講，她佔領了滿洲，樹立了傀儡政府，雖則叫鄰國感受不安，她自己的安全却大大的增加了。

但是在實際上，日本對於英美海軍攻擊的顧慮，具有很高度的安全。英美的艦隊從距日本最近的軍港起碇，要走幾千英里路程，並且還要準備回程中需用的燃料。每艦載運巨量的燃料，就是一個很大的困難問題（小巡艦對於這種使命，毫無進行的可能）。況且被

擊毀的艦隻，因為沒有退避的根據地，就要落在日本人的手裏。英美海軍想一戰而勝日本，實在是一種重大的賭博事件，日本用以逸待勞的形勢，在她熟習的海面作戰，一切的戰略，可以由她單獨擺布。但是日本也許顧慮到英美聯合起來攻擊她。但是遇見這種情形的時候，縱叫她增加比率，也還是無濟於事。即使日本和英美平等的時候，也是徒然，她一定要獲得龐大的優勢。我們猜想日本大海軍派當中，定然有人主張，以為日本的海軍要等於英美兩國艦隊聯合的力量，方才可以有安全可言。在另一方面，如果日本的態度是為權威問題所支配，而不在獲得龐大的海軍，那末就不妨成立一個新條約，以種級為妥協的根據，而不指明確定的比率。

華盛頓條約對於英美日三國，至少迄一九三一年為止是很有趣

力的。但是到今日他們對於舊約的延長或是另談新約，全感覺自身的安全是減少了。但是這種恐懼是可以互相抵消的。三強之中，如有一國對於比率要求重大的改變，其他二國必定不能承認。按照現前的均勢情形，如果發生這一類的要求，在他國看起來，必定要認為是準備侵略的手段。這問題的談判，如果決裂，結局是很難避免海軍的競爭。競爭一開，那末美國對於放棄菲島，也許要加考慮。看日本的近世史，我們可以知道海軍擴充是由於不安全而產生的。倘是各國不能用條約方法獲得安全，那末他們定然要在權力之內，增加軍備，和擴充領土。

但是我們也應該知道，安全是不僅於與物質有關的，而且還有心理的影響。除非給予每一國家以她所自認為需要的，而非旁人所

認爲她所需要的實力以外，其他的辦法是不能被認爲滿足的。比方說，美國人士或許以爲英國對歐洲要求一種以二強爲標準的海軍，並沒有邏輯的根據；或者他們不贊同日本的意見，要求較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三〇年更大的海軍比率。不過在事實上，英國仍然感覺她要顧慮到歐洲列強的聯合，而日本又不得不感覺到他國反對她在滿洲的行動，和討論使用制裁方法的威脅。以上所說就是支配各國政策的因素。這些情形叫海軍條約的談判更屬困難了。

雖然有上述的困難，但是我們倘使能用妥協的方法，嘗試着爲太平洋各國獲得安全，那不是較善於軍備的競爭？在作各種讓步的時候，我們應該拿軍備競爭的担負以及戰爭的危機，做取舍的權衡

我們不應該以爲列強能再締結一個海軍條約，各國馬上就可以感覺安全。現在各國人民對於國際條約的信任，是日見減輕了。他們的結論以爲在簽約者能擔保遵守以前，締結新約是沒有有效的。這次日本應該作適當的擔保，因爲她曾經在感覺到於她自己不便的時候，把條約擱在一邊。現在英美負責的人士感覺，在日本能想出一種可爲大家接受的解決方法，以挽救她違犯九國公約所造成的情勢以前，不應該再和日本締結新約。他們不信任日本沒有再事侵略威脅的意旨。他們對於此點，是很願意重新得着擔保的。

海軍問題與太平洋問題

節譯英國九月份
「圓桌雜誌」

華府海約成立後十二年間，遠東方面發生之重大變化如左：

一、中國現已建設一穩固之政府，此不能不歸功於一九二二年之華府會議者。中國一切現象較諸過去數年已有相當之進步；但在邊遠省份，中央政府勢力仍甚軟弱。

二、日本軍部勢力已壓倒主張自由與憲政之政黨。軍部之勝利以九一八事變爲起點，繼而併吞東北，建立僞國，使其脫離中國，而置於日本掌握之下，終而使日本退出國聯。

關於建立『滿洲國』之合理與否，非本文討論之目的。雙方各持一說，吾人亦不願表示可否。但推源溯始，中日糾紛之根本原因，誠如萊頓調查團報告書所稱，在於中日雙方在滿洲之共同權利不

能繼續行使。倘使中日問題在事變發生之兩年前提出國聯，則萊頓報告書之建議或可為雙方所接受，惜乎為時已晚，日本已將偽國成立，且承認之，使中日糾紛再無調處之餘地。日本政府受軍部強權之規持，悍然不顧其對四國公約，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所應負之義務，自損威信，不講公理。其結果實予國聯維持和平之希望以致命之打擊。

自他方面言之，世界各國對滿洲偽國之有效的制裁，必置於國際共同制裁制度之下，特別是在經濟封鎖的立場上。但至現在，事實已昭示吾人，苟非世界各國或多數強國決心貫徹盟約之規定，必要時不惜以武力赴之，則國聯盟約第十六條之規定，施之於強國為侈談。所謂制裁之真義，乃以國際的力量壓迫一主權國，使其尊重

國際之和平與正義。制裁之實行，必使肇事國表示降服而後可。肇事國所以屈服，必須國際力量雄厚，而隨時可以動員者。樞密院議長鮑爾溫曾於五月十八日在下院演說：

「……世界上並無一種國際的制裁，其結果可以不引起戰事者；反之，吾人果欲採用國際制裁，必先準備戰事。」

日本洞悉遠東之情勢，在事變之初，即推斷國聯各會員國以及美國不能採取共同步驟，以制裁日本。日本之推斷，至今已不幸而言中，在遠東方面維持中國領土行政完整之機構，已證明其柔弱無力；而日本方以蠻橫之武力以維持『滿洲國』之存在。但吾人相信，若英美兩國在事前能相合作，再加以國聯各國之聲援，或可用和平方法強制中日解決滿洲問題之糾紛，惜乎在事前並無此等準備，

更兼美國大總統未經聯邦上院之同意，不能使美國爲萬一之準備。美國在太平洋方面爲行使制裁最有力量之國家且不願爲，其他各國，尤若英國對日本實行制裁不能不有所躊躇也。

上述之事件，果將華府海約之政治基礎破壞無餘乎？「滿洲國」之建立，確已將條約保障中國領土之完整一項加以破壞，而使日本拋棄國聯盟約之和平主義且決然退出聯盟。然而，日本既退出國聯，將亦拋棄華府海約所限制之軍備，以及中國領土（僞國除外）之完整與門戶開放政策於不顧乎？此乃問題之重心也。

日本現在似以滿洲之原料運至日本製成商品而轉售之於中國廣大的市場，爲其將來之經濟基礎。此種經濟侵略的計劃，對於中國若不產生政治上的影響，或違反門戶開放政策而危及他國之商業，

則任何國家不能反對。但日本軍部果將實行其政治侵略中國本部之策略，並取得在中國絕對優越的商業特權，進而侵略英美兩國在太平洋之權利，而引以為政策之成功乎？

何去何從，在日本自擇。但英美兩國則極願尊重華府海約之全部的健全的政治理想，使其不受何種影響。設使中國本國不承認「滿洲國」之獨立，英美亦絕不能承認其脫離中國。依事實觀之，中日兩國對「滿洲國」之承認問題並未進行商量也。但是，避開滿洲問題不談；日本是否尊重華府海約所確定之原則？若果能尊重，則海軍再度協定尙易商量；否則，將絕不可能。

問題至此，可分為兩方面：

A. 安全保障問題 英美兩國既顯然不願變更現行之比率，而使

日本海軍有襲擊新加坡或夏威夷兩根據地之力量。反之，新加坡與夏威夷事實上皆不能威脅日本。英國既不在香港建築要塞，或在太平洋設置根據地；在現行比率下，日本已無疑地爲遠東海上之霸主。五五三比率，從數字上看來，彷彿日本之海軍力較英美爲低弱；但實質上，該比率使日本在遠東方面成爲最強大之海軍國。英國遠東方面之海軍勢力，達到現在之程度爲止，已不能再向遠東增加艦隊，因英國在太平洋既無適當之根據地，又不能放棄其本國之海上防務於不顧也。而且新加坡港距日本有三千海里之遙；夏威夷島距日本亦有三千海里之遠，兩者皆難於對日本實行攻擊。反觀日本，則其海軍力全部在太平洋，並無牽掣。華府會議所確定之比率，予三國在其具有勢力的海面上以最高無上之威力，足以自衛而有餘；

但在三國勢力焦點之中太平洋方面，英美日三國海軍之比率，並非五五三之比，實爲二四三之比。因此，日本若藉口本國有受自太平洋遠方根據地敵人攻擊之危險，而要求增加現行之比率，是等於英美兩國各毀掉兩艦以當日本毀掉一艦之比率也。

B. 中國問題 此問題更爲困難。今日英美一般輿論，對於中國獨立與完整之問題，已不如其對新加坡夏威夷被攻擊問題之關切。一九二二年列強已予中國以千古難逢之機會，而中國實未能善爲利用。一國之存在，根本上須靠自己力量；決不能倚賴他人。自他方面言之，英日同盟之成立亦基於維持中國獨立與完整之原則，若某國企圖在中國樹立勢力範圍壟斷一切者，其結果必與國際條約牴觸，或侵犯他國在中國之利益。中國今日之地位已成世界問題之中心

，每事之發生皆能聳動世界之視聽；利益所在，各國對中國常取聯合一致之行動。吾人爲日本計，似以繼續維持華府會議之原則爲較賢明之政策。又自實質論之，日本立國之根本力量，若長此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恐終有途窮匕見之時。在遠東恐無一國能擁有最大之陸海空軍，而同時不招蘇聯之嫉恨，中國之敵愾，與英美及其他九國公約簽字國之壓迫者也。而况華府海約已給予日本以將來安全之保障耶？日本若能忠誠實地接受此議，則世界上將無人過問日本在遠東之特殊地位，與日本在華貨物之傾銷。

如此，吾人認爲似無何等特殊之理由足以妨礙三國再度成立保障遠東安全之三項基本原則，即①英美海軍平等，②英美日三國限制其在太平洋之軍事設備，③維持中國門戶開放與領土完整之政治

協定。若上項政治協定能以成立，則關於海軍之比率，戰艦之更換，噸數及砲徑等之海軍協定將不難成立。如此可省去三國造艦競爭之龐大支出，更可增進英美日三國已往友好之關係，而維持太平洋永久之和平。

海軍會議與對華問題之關係

節譯日本「外交時報」

美國緣於華府條約及菲島獨立，而放棄其遠東之海軍根據地，撤回其海軍最前線於夏威夷，其遠東政策，並不改變，不過改變其實行之手段而已——誠然，美國放棄菲島，無異放棄其遠東侵略政策，但不能視為放棄其遠東之經濟的帝國主義——。美國為擁護此種主義起見，不得不充實海軍軍力，其放棄菲島，乃因重視日本海軍之結果，含有變化戰術之意味。戰術變化云者，即美國為預防其遠東門戶開放政策，遭遇破壞起見（日本當為其假想破壞國）以夏威夷為海軍根據地，一旦遇有必要場合，則可利用其海軍，與英國之新加坡海軍，聯合策戰。然此究屬冒險行為，不至最後場合，英美不肯出此，故設法盡力避免，因而始有華府與倫敦兩會議之召集

。美國在華會中，堅持中國門戶開放，領土完整，及機會均等政策，以爲實行軍縮之交換條件，則海縮協定之意義，自美國視之，固純爲政治者也，觀夫海縮協定與保全中國領土完整之九國公約，不得不同時成立，即可知矣。至倫敦條約，雖非政治協定，但究屬華府條約之延長部份，當無疑義。

目前迫切問題，乃明年海縮會議，其預備會談，已於倫敦開幕。在此次海縮會議中，依日本之主張，當然反對涉及政治問題，但據一般所傳，勢將不爲英美所容，彼等認爲摒除政治問題，海縮協定，則無法商討；日本已於倫敦預談中，力持涉及政治問題之反對態度，在本文脫稿時，依然如此，至英美兩國之反日主張，在華府條約成立時早已露骨。然日本之主張，倘不得貫徹，日本即不能參

加會議乎？此須視日本對於軍縮，是否具有誠意而定耳。日本對於軍縮如無誠意，則反對涉及政治問題之主張，恰爲一破壞軍縮之無上良策，固須堅持到底；反之當局對於軍縮，如深願與各國，竭誠討論，以改正軍費預算之偏重，而減輕人民之負擔，則於無害於國防安全範圍內，誠不可不努力於協定之完成。故日本摒除政治問題之主張，偷陷於不得貫徹之境地，而日本又不至不參加會議時，其一切預防手段，亟應加以充分之準備。

所謂預防手段者，無他，即對政治問題之討論，應附帶以條件是也。此種條件，即東北問題，不得作爲討論之對象。日本對「滿」方針，早已確定，倘再將此問題，重行提出於國際會議，濫加品評，徒使日本國民情感破裂，海縮協定遲遲無進境而已。是以日本主

張「避免討論東北問題」一事，決非不當之要求，而英美置東北問題於海會之俎上，亦決非海會之本意。至在事實方面，如對東北問題抱有最激烈的批評態度之美國，在原則上雖仍支撐不承認「偽國」之胡佛主義，但現在深自反省而轉採取靜默之態度；美國且如此，英國更不必論。然日本若限制英美不得置喙於中國本部問題，則恐將立刻遭致天羽聲明之同樣反響。

因此，日本在此會議中，縱然其「中國本部問題，應置於討論範圍外」之主張，不得貫徹，而其「不得涉及東北問題」及其「作成新政治協定」之兩項企圖，則可乘此機會，得以圓滿解決。總之，日本參加海軍會議，雖在海軍方面，未必能得若何之收穫，但此兩項企圖，苟獲他國之諒解而加以考慮時，則不啻證明日本對於中國

，素日所抱之態度，均稱公平與正大也，此豈非海軍會議中之日本鉅大之收穫乎？

當華府會議英美與日協定五對五之比率時，日本方面認爲非常讓步，英美方面亦認爲非常讓步，美國上院因持反對討論者較多，故對此項協定，深抱刁難之態度，延不批准，然殊不知其自國當局，對於此項比率，已得相當之交換條件矣。其交換條件唯何？即山東問題之協定是；山東問題之所以得上議程而入於協定者，乃美國認爲其與海縮有密切關係也；日本駐軍山東，美國認爲違反其遠東政策之原則——中國門戶開放，領土完整——所以該項問題，倘不解決，則無法緩和日美空氣，無法協定海縮矣。所謂保障中國領土完整之九國公約，亦根據於同樣背景而成立者也。

日本在明年海軍會議中所切望者，不外比率之廢止或變更，然美國對從前五，三比率，尙求政治條件之保障，况廢止或變更乎？倘美國同意日本所請，則亦必在更嚴重之政治條件之保障下而始然也。然此政治條件之保障，日本最早即主張置於討論範圍之外，焉有商量之餘地乎？曰，是不然，據云日本當局之意向，將此問題另行看待，在預備會談中，雖主張置於討論範圍之外，但在正式會議中，則予以承認。

軍備擴張勃起後，日本最感頭痛者，乃英美布共同之戰線是。英美同爲保障中國領土完整而對日取懷疑態度之國家，因有共同利害關係，故布共同戰線。破壞此戰線之責任，專在日本外部，然無

論其手腕如何靈活，倘不能解除英美對日之「日本對華具有侵略政策」之誤解，則兩國接近自不能免，而解除此種誤解之實力，日本外部，亦實異常缺乏也。

太平洋問題與英國的政策

節譯法國「世界週刊」

英日兩帝國主義間的歷來友誼關係

英日兩帝國主義的同盟乃在一九〇二年，換言之即在日俄戰爭的前兩年，這是世人所共知的。從那時候起，英日兩帝國主義者在太平洋就未嘗間斷地合作着。目前的合作理由如下；

- 一、懼怕美國與她競爭；
- 二、懼怕殖民地民族的革命，尤其是中國和印度民族的革命；
- 三、懼怕蘇聯勢力擴張。

英帝國主義在太平洋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共謀犯，在歐洲則爲德帝國主義的共謀犯。若沒有英國的間接幫助，德國便不能重整軍備

——在東方亦然，倘無英國的間接幫助，則日本便不能貫徹侵略政策，而置國聯，美國的利益於不顧。

但是不列顛帝國自身應否懼怕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貪慾無厭？日本人所採取的門羅主義（亞細亞是日本人的）也是威脅着英國的。可是美國金元的競爭當然比較日本的勢力還要厲害。日本資本的輸出遠不如美國，並且將來也不能與之競爭。美國的金融資本早已侵入英國的自治領，並想以種種手段來壟斷英國的「勢力範圍」。英帝國主義萬分願意與日本和美國共同分割中國。

太平洋的勢力均衡

英國認為最緊要的就是在太平洋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因爲太平洋一旦被人控制，不但中國不能自由進出，不但由此

可以直接威脅着印度，而且可以把支配權擴充到澳大利亞和紐絲蘭。本來英國早就應該放棄海上獨霸權的原則。自從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即把海軍的力量擴充到能與英國相頡頑的地步。當最後的海縮會議，英國海軍部遂不得不承認美國平等要求的願望。

平等交換呢？軍事計劃呢？

未來的海縮會議不久即將舉行預先磋商，究竟海縮會議有無新妥協的可能呢？現在整頓海軍的競爭如此激烈，是不是平等率交換的初步？

日本帝國主義現已聲明要求與英美海軍比率平等。事實上，既不是關於平等率，又不是噸數問題。日本帝國主義者業已利用其優越地位，以蠶食中國。日本已經佔領了華北的重要戰地，這就是美

國競爭失敗的先兆的證明。日本帝國主義因靠她的共謀犯英國的友誼，可以有恃而無恐地幹下去。實際上，英國完完全全知道她與日本發生戰爭，祇是替美國的金融資本謀利益。雖然，英國却不願放棄她對於日本侵略政策的監視，任何犧牲她都要維持被日本用絕大力量打破的太平洋海上的「勢力均衡」。那麼，祇要勢力能夠繼續超過日本，則英帝國主義者就可以保持在澳大利亞和紐絲蘭的勢力了。

日意關係的緊張

節譯法文「莫斯科新聞」

日本因得物價便宜之賜，對外輸出大量地增加，遂形成了一種傾銷政策，這對於意大利工業的幾個重要部門的利益有着很大的打擊，尤其是對於絲業（包括人造絲），毛織業，和綿業的打擊更甚。其次，日本又採取特殊方法以推銷其生產品，此事已經相當成功：她的貨品已侵入歐洲，南美洲，和非洲東部的好許多國家，這些地方原是意大利的好主顧。日本這種猛烈的經濟侵略，意大利對之異常不滿，於是遂起很大的反響：墨索里尼曾發表一篇文章，題為「遠東」，他號召歐洲各國組織一條共同戰線來抵制日本的傾銷政策。

日本侵略中國愈加活躍的明證，可於本年四月十七日日外務省

代言人所發表的宣言中見之，因此惹起意大利外交政策更跑上反日的傾向之路。在這項宣言——一般認為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最不巧妙的方略之一——發表以前，意大利的輿論對於日本的政治企圖並不下以那麼苛刻的非難，而只竭力作經濟上的鬥爭；自上述宣言公表之後，意大利的報紙對此便毫不容情地予以攻擊，並且公開宣言，日本的野心乃欲控制中國與各國間的所有經濟和政治關係，這與意大利這方面是互相衝突的。對於此點，我們應該注意意大利爲此問題而發表的文章都帶着一種特殊的語調。我們可以相信意大利的輿論結果會承認這語調不僅是對日本軍閥而發的。

近幾年來，意大利非常努力擴張對華的經濟關係，我們相信意大利對於此項工作已獲得相當成績了。意大利把中國看做是一個意

料不到的龐大市場，其容納量無論在任何場合。都不能按照她現在的購買力而下以評價的。自然，她在盡力阻止旁人利用這個市場，或盡力使自己利用這個市場的時候，她完全沒有注意到其他國家已經成立的壟斷勢力。

日本對於中國保護權的建立——四月十七日該國宣言的真意卽是在此——不僅會損害意帝國主義在華的潛在的利益，而且對於她在華已得的地位也有嚴重的威脅，這是不待言的。關於此點，我們應當明瞭意帝國主義在華所佔的地位是不可忽略的；她在天津有一個租界，雖然面積不十分大，但是就經濟和政治觀點而言，却是十分重要的。中，意兩國間的貿易數量現已有顯著的增加。意大利某部門的工業品，其中如飛機一項，中國所輸入的數目頗有可觀，這

根據中國考察團所發表的意見（這種意見當中國專為採購飛機的考察團抵意時更加證實），便可知道。最後，意大利最注意怎樣保護她在中國的基督教的傳佈，這是使意大利勢力侵入中國的最有效的一種手段，傳教的活動的性質表面上却是要給中國民衆以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幫助，但事實上怕不是這樣簡單吧。

創造精神在中國

Pearl Buck 著
節譯美國「亞細亞」月報

中國人自知賦有創造性的。沒有民族在過去比他們再善創造的了。也許人都聽厭了中國青年愛國者驕傲地說：一切東西都是中國先發明的。大體說來，這話似乎不差，但在目前，這是不關緊要的。有時，當這意識不但不能戟刺現代中國人進步，反而使他們知足時，這實在就成了中國人的不幸。比這問題更重要的是：何以創造精神到今日淪亡了呢？中國的儒醫何以不會造成現代的醫學呢？火藥爆炸物的發明何以不會發展成現代的軍械科學呢？只說中國人是喜好和平的是不真實的解答。中國的歷史是一本不息的戰爭與衝突的紀錄。中國的土地足以演在別州的國際戰。如果詳究中國古代的戰器及戰略，在殘無人道上，中國不次於任何民族。只說中國政府不保護發明者因而科學不發達，在我看也不是正當理由。別國的發明與發現亦成於專利權施行以前。

但創造精神在過去會運行於中國。她的文學藝術哲學，其光彩不亞於任何民族。但幾世紀以來，除了少數個人的偶爾出現外，竟一點點創造精神也不見了。我並不把政治

生活除外。因為真實的革命精神還不曾達到中國民衆。中國尙未有真實的革命。

我曾在許多所在尋找過，並問了許多人：「何以今日中國沒有了創造精神呢？」

回答是依着答者的頭腦與態度而歧異。有的怪儒教思想縛束了創造精神。有的怪帝制以科舉誘人習古。經濟學家又指出天才既多產於中產階級，而中國中產階級太貧乏了。生產不足，兵匪遍地。人心慌亂，生計維艱。寫作急待求售，發明又乏資本。所以不繁榮無從創造。做醫生的指明中國人康健的墮落，和天時地利的不佳使之不能創造。商人指出藝術家所獲報酬太薄。

但青年藝術家說：「不對。我們自然需要維持生活，但我們中間的確有人甘願在半餓態度下生活着。我想原故是在我們不曾捉到技巧，或運用得不熟練，傳統的技巧尙不會擺脫開，但我們須拋棄牠，因為那不適於我們情感思想的表現。我們由西洋學來的技巧也不適於我們。那又太不自然了。於是，我們就困於雙重桎梏下。我們須先擺脫開。」

自然各各都有理由。人類境遇原是複雜的。單純理由不能說明複雜的國家如中國，

中國青年簡單地相信只要知道了一事，即等於做了那件事。或者說，只要知其方程式，想做時，即可以做了。這是古代形式主義哲學 formalism 與教育在現代中國青年心中所留下的影響：重視方程式。

方程式在古代確曾有用過，一個人只要認真去摹倣某某古人，即能得到獎賞說：「他酷似某某古人」。於是，今日；中國青年摹倣杜威，羅素，王爾德，列寧，或某牛津畢業生，或某美國高賈，全憑其幻覺與機運。但其結果並不能確保其獲得社會之贊許。

而且，那傳統的怕「異於別人」也依然存在。中國人比任何動物都受不住譏笑與嘲弄。任何獨創或個性足以拯救他的，只要使之離羣，便肆力抑制。這畏懼有二來原：（一）在過去，父兄師長確曾使每一青年造成固定的，聞名的典型，而不許其歧異。（二）經濟制度子女媳婦仰賴於父老。直到反抗與獨特的時期過去。經濟的仰賴強迫他們在少年，青年，甚而成年時有服從心。這裏，可以看出一個合理的創造衝動被抑制的原因。

家庭抑制的習風影響尤不僅此，鬆散的中央政府，無責任心的邦國的概念，（而仍實行着不適當的審案的責任）使家庭成爲個人唯一的庇護所，他不能獨立的，因爲那便

失了安全。因此他連一點點異於他人處也不敢有，唯恐他的特殊惹人嫉妬或攻擊。對於有所成就的人起嫉妬心在今日中國仍不失為主要的集團情感之特點。而且我相信這是富有創造力的善感人們真實的障礙。立在人羣之上仍有危險，除非他有一個強健的私人保護。

……許多人相信佛教的消極思想使中國人頹廢。我不敢準說。但實際上，在中國確有一幾乎普遍的現象：由生動中早日隱退，看世事如烟，惟飲食清譚，賞自然藝術以享樂。許多中國人在很年輕時就退引到這裏去了。考查何以普通中國人智力最發達期在二十五至四十五是一件有趣的事。他成熟得早，個性的激動消沈的也早。四十五歲後，在西方人正是頭腦豐富精神爆發的時期，中國人却淪入暮年了。身體上雖然仍翩翩少年。而精神却已變為凝固，疑嫉，疲倦了——雖然幽默及風流健在着。中國人確是一代緊接一代。常常年方四十即做了祖父。做祖父在心情態度上自然有所不同了。

我看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智識者不曾找到生活真實的意義與價值，更不曾找到可以為之犧牲的價值。他沒有偉大的信心，對於宗教，藝術，自己生活，別人生活，皆缺乏

此信心。他太容易滑入夢境，在那裏去享樂，春日桃花，夏日荷花，秋菊，冬日竹雪。如果他是富人，其財富就用於桌上一盤珍羞，手裏一塊碧玉；如果他是窮人，希望便在於賭場一注，日光下一睡眠。死來時，那和生命一樣地不真實。

我想這是一個惡點。現實的意識，必需的生命價值的意識，說到中國的精神裏，然後才能動手創造。足以喚回現實意識的絕不是物質的。也許是國家主義，也許是共產主義，也許是新的宗教或其他。但必須是一件足以強迫中國青年的。除非他尋到一件足以犧牲他的安全與舒適的信仰，他的精神無從由過去的死灰中爬起而飛入將來。

創造精神會再起於中國嗎？我相信這回答是肯定的。第一，沒有理由相信牠不會再起。現在的中國人是會有特殊創作天才的過去中國人的後裔。他們今日生理上康健，智力上靈活，並未淪落。他們是受了一陣驚，動物由舊環境突然放入新環境的驚。新的刺激尙未見效，舊的已不合用。適應是需要時日的。他們在這嶄新的未穩固的宇宙裏在感覺着了。對於表現的內容與方式之愚昧即證明新的技巧給他多大不便。尋遍這些工具，他們自會動手創建本土的合宜的工具了。

歐洲二十年來之教訓

節譯美國
「現代歷史」

歐洲戰勝國和戰敗國生活在凡爾賽和約的疎影裏，已有十五年了。現在各國人民對於疆界一層，滿意的人們，人數雖不能十分確定，但是總比歐戰前爲多。然而仍舊不免有數百萬之不滿意者。而以新創傷的慘痛爲最甚。交戰國顯分兩派（一）戰勝國力保已獲之利益（二）戰敗國欲還恢復其所失。

所以戰後之世界，蒙着一切之妨礙。不單是給物質上之損失和歷史上最摧毀的戰事所攪亂，並且給含有報復主義的條約所拖累着。

巴爾幹星星之火，釀成二十年前世界燎原之局。所以西伯利亞鐵道，倘有爆裂，或者多騰河間，來福鎗鳴，或許重使人們，墮入陷穽之中。無論住在什麼地方，無論是一種人種，或者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我們個人的命運，在這旋渦裏簡直間不容髮。列強之間，有意的互相攻打，那是不像的。危險就在這兒：一大堆的引火物散佈在地球上，還有不負責任的人們，玩弄着導火物。

不論我們對於國聯重視與否 Professor Gilbert Murray 馬爾來教授說過牠總不失爲一個諮議機關。假使牠產生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牠或能轉變消弭戰事於無形之中。

將來的歷史家總要尊敬人類之忠僕像西昔耳 (Cecil) 乃遜 (Nansen) 他們教導人們關於戰爭的教訓。

國際聯盟這件東西，全憑着會員做牠的內容。牠的命運亨通和不祥，也看着事務的怎樣而定。

自從歐戰告終以後，從未有今日這樣的風雲瀾漫。在英國，我們並不預料日本和俄國衝突，但若衝突了，那末我們也絲毫不駭怪。東方的俄國給我們一種愉快，她是被我們歡迎加入了國聯了，但是我們知道她這個動作是由於畏懼德國和日本而躍起來的。我們對於希德勒和波蘭訂的協約及薩爾地方的平民選舉，非常愉快。意大利和德國在奧國的管轄權上互相爭持，也足值我們的注意。巴黎與柏林間之關係，比從侵攻路爾以後任何時爲緊張。國務總理的和平言論反釀成恐慌，因爲他的黨徒不管國庫之空虛對於海陸空軍費之增加，大有一日千里之勢。

日內瓦會議之失敗，就引起軍備競爭之迴響。所以日本在下次海軍會議裏要求增高軍艦之比額，既難承認，又難拒絕。同時大發明家正從事於增加民用軍用飛艇的形狀，馬力及數量。化學家正試驗着下次戰事之爆烈物。延長的經濟因窘並沒有終止的表現。歐洲的大半，被獨裁者所治理，他們嘲笑着德模克拉西的精神，踐踏着人類天賦之權利。同時共產黨徒從旁觀笑，等待時機。

羅斯福總統在無線電播音，至今猶在耳邊，他採用歷史上的字句，「我們所當恐懼者，就是恐懼的本身」。美國是這樣，其餘各國也必然是這樣。今日公民之責任要提起精神爲人類服務，擁護公正和平。雖然有爭執和偏見，但以世界爲一體之高尙思想，今日比往昔接近多了。

和平的曙光

節譯英國
「經濟界」雜誌

蘇聯的加入國際聯盟，和他加入後應有好處的懸揣，都是在國際事項裏，一筆重要的存項賬。並且能夠增進和平及改造世界的一切力量。無論如何，在國聯生存第十五年以上，那行政院席上的兩位空交椅，畢竟給一位理想上的份內者坐了一位，總算一回大的事情。

俄國本年加入國聯，縱使沒有下文，也算是極好的消息。實際上俄國這次的入會，也像一九二六年德國的申請書一般，要附帶具體計劃保障歐洲國際間的和平與安全。假使德國的申請入會書是演繹那原來西方羅加諾和約的結論，俄國的入會書是意向著第一步完成那東方的羅加諾，因為這是現在俄法二國政治家的目標。

至於德國的態度，雖在我們想起來是目光短淺，但是近乎人情。因為德國的官吏，存了成見，以為提議的東方羅加諾裏面的互惠平等原則，完全欺人，否則即是紙上空談。確是包圍德國的一種婉轉手段，叫德國簽字之後，就好像春蠶自縛。德國人說，假使

我們要被人包圍，不論怎樣，讓我們揭開了這俄法政策的假面具，暴露那兇狠的醜態。在英國人看起來這是目光太淺。因為我們相信，這東方的羅加諾若是通過了，就可變成各立約國家所願訂立的一種協約。倘若德國善意加入，服膺其精神，公然要挾別國有同樣行爲，我想在道德上，俄法二國也決不能夠把局勢變做德國所最怕的包圍。

這個終決在德國。因為德國若是贊成，那提議中的一切希望，都可以在掌握中了。

本會會務 (二十三年十一月)

一、理事會決議案

本會第三十二次理事會，曾於本月六日在銀行俱樂部舉行，討論各項會務，決議下列各案：

(一) 出版英文季刊事，擬與社會經濟調查所合作，請曹雲祥，郭秉文，屠楚漁三君，與該所商擬合作辦法。

(二) 請張竹平，刁敏謙，劉大鈞，梅其駒，朱少屏，梁士純，許建屏，梁鋈立，陳炳章，夏晉麟，湯良禮，李才，汪伯奇，劉馭萬，郭秉文，屠楚漁諸先生，爲本會宣傳組組員。

(三) 茲爲便利各理事出席起見，特改理事會開會日期爲每月第一星期二。

(四) 請韋捧丹，程海峯，唐文愷三君，爲本會會員。

二，社交

公宴加菲爾博士

美國已故總統之子加菲爾博士，曾任威廉斯大學校長三十年之久，又爲國際政治學院之創辦人，近攜眷遊抵滬上，本會特於十六日晚假座銀行俱樂部，設宴歡迎，到有理事郭秉文，曹雲祥，劉洪恩，黎照寰，陳立廷，及會員何德奎，王正序，高大經，梅其駒，屠楚漁等，並邀美國法官赫爾密克夫婦，鹽務稽核員楷爾夫婦等作陪，此外尙有太平洋聯會會員數人參加，由郭秉文主席，首請劉洪恩致歡迎詞，繼請加氏演講國際學院之歷史及工作狀況，加氏略謂，渠在歐戰以前，已感到美國人士之不明國際情形，卽欲組織國際學院，擬利用暑期，在威廉斯大學，敦請世界各國學者來院演講，以資研究，所需經費，幸得該校董事長慷慨捐助，嗣因大戰而停頓，直至一九二一年開辦，集各國學者於一堂，討論當時最重要之各種國際問題，或全體會議，或圓桌討論，或個人談話，到會者雖頗多各國外交官員，但其言論均爲研究性質，不負政治上之責任，且個人談話，

均不公開，故得將各問題自由討論，以求解決之途徑對於實際，因而有相當之供獻，至三年試辦期滿，遂由洛磯弗勒及卡乃基兩基金會，踴躍贊助，故至今該院每年仍得繼續工作，希望因此使國際間各種問題，得有精密之研究，求人類之互相諒解，以樹世界和平之基礎云云，加氏講畢，即由主席宣告自由討論現今國際問題，於是各會員提出海軍軍縮及遠東問題等，討論至十時半始散會，

三，研究

討論召集太平洋會議事。

本會近因美國非官場方面提議召集太平洋會議，關係我國甚大，特於二十三日開特別研究會，討論本會對於此事應取之態度。結果，請曹雲祥，高謹軒，屠楚漁三君起稿英文宣言一篇，由世界及國民電訊社發表，原文及譯文見附錄。

四，出版

「通訊」及「近代中國邊疆宰割史」

美國外交政策討論會主任別生君近著『The Dismemberment of China』一文，將我國邊疆實況，及歷史背景，與日後之問題，原原本本，敘述精詳，實爲極有價值之作。特將全文譯出，載於十月份「通訊」，作會員之參考。同時又另刊單行本，貢獻於社會。該書自出版後，各方面來索閱者甚多，足徵國人對此之注意。

附本會對於召集太平洋會議之意見

(譯文)

觀夫現今倫敦海軍談話之行將失敗，世人不得不另求他法以解決此項重要而複雜之國際問題，庶可避免海軍競爭之危機。凡明瞭海軍條約問題者，均知前昔海軍條約之成立，係以某種政治條件爲根據，如維持遠東之和平及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行政完整之担保是

也。現日本要求與英美海軍平等，而拒絕討論遠東之政治問題，亦無怪倫敦談話之失敗。

近來美國非官場方面，已提議召集太平洋會議，英國亦表示同意，而日本則以一笑置之。豈日本企圖海軍平等之獲得即在偏面宣布取消海約耶？豈海軍問題完全能與政治問題分離耶？如日本準備與英美作海軍軍備之競爭則已，不然，彼今日堅強之態度，必須改變。否則，太平洋各國共同之利益——和平與安全——行將受極大打擊。

在此項會議中，我國當然為最有關係之國，蓋太平洋各國十二年前共同担保之我國權利，自九一八以來，慘被蹂躪。我自望糾正從前之冤辱，恢復已失之土地，獲得日後更完善之保障。英美兩國

今已明白聲言，中國領土之完整，爲彼等遠東政策之鎖鑰。在日本方面，彼雖欲獲得海軍之平等，但對於太平洋會議之建議，則視若罔聞。設日本政治家對於遠東和平之保障，取眼光遠大之政策，則彼等應熱力歡迎此項會議之召集，蓋各國對於彼之慾望，久懷疑意，此項會議，正予彼以消滅疑團之機會，將各種關於維持和平之問題，作一愷切之商榷。

日本拒絕參加政治談話，且對於提議者之驕橫態度，實取完全孤立之政策，決不能引導國際重要問題於解決之途徑。在一方面，日本因此決不能獲得相當之海軍平等，而在他一方面，彼將負倫敦海軍談話失敗之責任也。

**Statement made by our Institute regarding a Pacific
Conference recently unofficially sugge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w of the imminent failure of the London Naval discussions, it seems necessary to consider other methods of solving the delicate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problems in order to avoid a ruinous race of naval armaments. All those who are conversant with the subject of naval treaties are fully aware that their conclusion was based upon certain definit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such as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in the Far East by all nations and the guarantee of China's sovereignty, independence, and territor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tegrity. Now Japan has asked for naval parit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but has refused to discuss political questions of the Far East. No wonder that the London naval talk is doomed to failure.

From American quarters a Pacific Conference has been suggested, England appears to welcome this idea, but Japan has given it a laugh. Is Japan's aim to secure naval parity by simply denouncing the existing naval treaties? Can naval questions be totally divorced from political problems? Unless she is prepared to enter into a naval ra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she must change her present stubborn attitude. If not, the common interest of all nations in the Pacific, namely, peace and security, will be greatly jeopardized.

Of course, China will be the most interested party in such a discussion. Her interests, which all the Pacific nations guaranteed twelve years ago, have been violated without justification since September, 1931. China naturally wishes to see that gross injustice be remedied, her lost territory restored, and her future security more adequately safeguard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have

already made clear that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is the key to their Far Eastern policies. On the part of Japan, she has turned a deaf ear towards the proposal for the convocation of a Pacific Conference, although she is intent upon seeking naval parity. Should Japan's statesmen adopt a more far-sighted policy towards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in the Far East, they ought to welcome the calling of a Pacific conference with great enthusiasm. Surrounded as she is now by nations who are suspicious of her ambitions, a conference of this kind will give her an opportunity to remove these apprehensions by a frank deliberation of all the issues which have an important bearing upon the maintenance of that peace.

By refusing to participate in any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by assuming arrogant attitude towards the nations which suggested it, Japan has adopted an ostrich policy which will never succeed in leading the world towards the solution of important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questions. On the one hand, Japan, therefore, will never be able to attain her ambition for a relative naval parity and on the other, she will bear the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wrecking the London Naval discussions.

BULLETIN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9 Hongkong Road

SHANGHAI, CHINA

國際問題研究會「通訊」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

(非賣品)

編譯及出版者 國際問題研究會

上海香港路五十九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印刷所

上海法租界格洛克路九十四號
上海競新印書館

電話八〇三五八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YSICS DEPARTMENT

PHYSICS 309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course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matter. We begin with the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gases, and then proceed to the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liquids and solid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course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matter in motion. We begin with the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fluids in motion, and then proceed to the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matter in motion in a magnetic field. The third part of the course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matter in motion in a magnetic field. We begin with the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matter in motion in a magnetic field, and then proceed to the study of the properties of matter in motion in a magnetic field.